



天下溺、援之以道

李發強

61

—慶祝中國青年救國團 65 週年團慶感言



作者出席救國團 65 週年團慶留影

欣逢中國青年救國團 65 週年團慶，謹申賀忱。並賀葛永光博士以「**天下溺、援之以道**」之心，在團困難的時候，出任艱鉅，很是令人欽佩。

我也是團的老幹部之一，曾為團輔導青年救國近三十年，雖然獻出了我的黃金青春，但很是引以為榮。我清楚知道，政府來台後，之所以要成立榮民退輔會、政工幹校和救國團，是因當時部分軍人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且退役滋事，令人親痛仇快，學生參加「反飢餓、要民主」反政府的遊行活動，不知是非對錯。為了安定，必須要有輔導單位，並請智者領導，由於經國先生眾望所歸，都由他一身挑起千斤重担。但因時空變化，也使他從「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堅決反共立場，走向開放探親、解除戒嚴、黨禁、報禁、推行十大建設、促進經濟效益，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兩岸關係，從「反攻大陸」，發展為「九二共識」，走向「和平發展」，目的都是為救國。

救國團成立於民國四十一年，始於同年青年節，先總統蔣公，在青年節大會中，提出「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呼請籌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後由青年導師經國先生擔任主任，我很有幸代表幹校參加大會。同年五月三十一日，行政院令頒籌組救國團之十二原則，指使團的任務與使命，是「教育性、群眾性和戰鬥性」。當時團無經費也無辦公地點，是由經國主任撥其總政戰部主任辦公費兩萬元，初在政工幹校「我們的家」辦公，沒有交通車，都是步行或騎腳踏車上班，吃飯都是圍在地上吃大鍋飯，以後又遷至中山北路國父紀念館及峨眉街今日公司，最後是住在自費籌建的松江路志清大樓，但團無爹娘，一切產權都是設在經國先生的任職單位，如國防部及行政院等為產權所有者。因此松江路的產權被判國有，要交還政府，真是冤哉枉也。但執政黨還說團是黨的附隨組織，試問天理何在？

經國主任對團的指示很多，如說：「團的工作，是團結愛國青年，完成中興大業」。「我們為青年服務，青年為國家服務」。「青年愛國教育，是教育青年認識國家處境，瞭解自己責任」。「團是國家的團，團是青年的團，團無本位主義，團的工作是教育與服務」。「救國團要有政治責任，但無政治慾望，團的幹部要參加地方選舉，要先辭去團的工作」等。蔣主任的話，應是有感而發，因為抗戰時，國民黨曾成立屬於政治性的「附隨組織」即「三民主義青年團」，後因效果不彰而撤消，因此要救國團不屬於黨，也不涉政治，原因在此。蔣主任並指示主任秘書李煥說：『團要堅定積極，要能「勝了世界」、「成為神仙」和「隱藏」。所謂「勝了世界」，就是要有「信心」；所謂「成為神仙」，就是沒有「私慾」；所謂「隱藏」，就是「成功不必在我』。蔣主任有這種無私無我的精神，所以才受到大家的擁戴。這些在我所著「尋夢人生」一書中，都有專章記述。今天要说團是誰的附隨組織，應該說「團是中華民國的附隨組織」才對，所以我很希望團內同仁和國人同胞等，都能一閱我的「尋」書，它是用血淚陳述的時代心聲。如果每個活動場所，



都能陳列這本書，讓社會大眾認識團的歷史，和順逆變化及因應之道。並請給我指教，何忍對團惡意攻擊！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改名「中國青年救國團」，是一件大事，使我想到了李煥主任是經國先生旨意的執行者，李錫公曾於76年9月4日以中央黨部秘書長身分，在高雄演講指出：「本黨絕對不是要取代中共政權，而是要促進大陸政治民主、新聞自由、經濟開放，成為民主自由的現代化國家」。此論是反共的鬆動，頗為大老質疑，但為經國主任默可。國父曾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在黨內地位，僅次於總理中山先生的胡漢民先生，也說：「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的實行」，都是希望國、共合作，因此本團更名，是為「和平、奮鬥、救中國」，應非偶然。

我在團時和李錫公接觸有限，離團後，我忝任湖北旅台同鄉會理事長八年，請其擔任榮譽理事長，才增多接觸。此外每月與團內多位退休老友和李錫公尚有固定餐會，談了一些不為人知的黨、團和國家之事，所以很是讓我敬佩李錫公對黨、團、國家和對經國主任的忠貞精神。後來團在風雨中，自立自強，成為社團組織，李召集人鍾桂博士等，能保住團位，未受李登輝誤導影響，實是功不可沒！再後團在改組時，我曾蒙問道於盲，我和前學校組長史濟鎰教授曾特別強調，不問團如何改變，救國教育必須保持，因為青年愛國教育，是有其重要性和關鍵性。



前總統馬英九出席救國團65周年團慶並頒獎優秀幹部

至於我為何成為團的一員，應從青少年說起。我是出身農村的放牛孩子，生於民國十三年國事如麻的時代。在幼年求學時代，每當讀到因列強侵華，尤其日本要一心亡華，製造中日甲午戰爭，被割讓台澎還要賠款，使中華民族失去民族自信心，成為次殖民地。清朝名臣李鴻章曾感嘆「這是中國歷史空前未有的大變局」，就想立志報國。這個變局直到以後清廷敗亡、民國成立、五四運動、七七抗戰、國共內戰、中共建國、兩岸紛爭、統獨惡鬥等，至今仍是憂患頻仍，真是國家最大的不幸！不知道這個「大變局」，何時才能落幕！令我心痛！我是為救國而加入救國團。

在抗戰時，因日寇侵華，慘無人道，當政府發動「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知識青年從軍報國時，我曾毅然從軍報國，至日本戰敗投降，我復員武漢，就讀農業大學，欲以農報國，至民國三十八年，因國共內戰，中共在前方製造人海戰術，在後方製造反政府學潮，使每個人都失去安全保障。我乃結合武漢區大專學友 204 位男女青年，並影響各中學同學八百餘人，隨軍流亡來台，投效台灣防衛司令孫立人將軍，並對外宣言「有我們在中國不會亡、有我們在誰敢亡中國」的豪語。後來我和部分同學，又考入政工幹部學校研究班（相當於政治研究所）一期，畢業後我又奉派到救國團，擔任軍訓及青年輔導工作，就這樣成為團的一員，我的一生就是「愛國以命、愛團以誠」！

我在團期間，是以負責青年愛國教育為主，蔣主任曾指示，所謂青年愛國教育，就是要讓青年「認識國家處境，瞭解自己責任」。其間曾長期主辦三民主義、台灣史蹟和國學三個研究會，頗有成就感。我在團時，曾參加徵文活動，以「心與團在」應徵，榮獲獎勵。離團後仍是「心與團在」，先後曾在「團務通訊」，發表「台灣史蹟源遠流長」、「從歷史使命國家責任看救國團的變與不變」、「漫談青年愛國思想之雕塑」、「我們真的都是中國人」、「忽焉半百憶當年」、「我對本團愛國教育之回顧與前瞻」等文，說明團的工作，都是救國工作。



在本文前面，我曾提到拙著「尋夢人生」，是主張以中華文化統一中國，建立有「世界大同」特色的地球村，再無戰爭，以化解人類生存危機。並曾在多處演講「中華文化與人類前途」、「禮運大同是救世寶典」及「台灣的危機與轉機」等。大陸學者程愛芬博士讚我是在傳承中華文化，正助我用簡體字在大陸再版。另有賢者李開導師志行先生和中視前名導播王廣玉女士受我感動，特邀請社會名流成立「大同世界研究發展協進會」，聘我為榮譽會長，頗有指標意義，令我感動和激動。我要強調的就是當前世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導致人類「文化衝突、道德淪喪、科學顛倒、地球汙染」，必須以中華文化「明道救世」。國父中山先生在國歌中就提出「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的主張，目前大陸鐵、公路、港口及「一帶一路」的建設，基本上都是國父「實業計畫」的實行！值得欣慰！

英國史學家湯恩比更提出「二十一世紀為中國世紀」和「中華文化可以統一世界」，因此「尋夢人生」是我從「大變局」的近代歷史血淚，向世界人類陳述真理，我們必須担負起這種「歷史使命、國家責任」，已別無選擇！因此特在團的 65 週年團慶和葛主任為青年、為國家和人類的和平、幸福，勇於繼往開來，挑起重担，表示最大的敬佩和肯定。

孟子說：「天下溺、援之以道」。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又說「明道救世」都是歷史使命。國人必須清楚當前救國團的困頓，實是「文化台獨」志切毀滅「文化中國」之陰謀，其後果將引來中共加速「武力統一台灣」，大家遭殃，不可不慎！所以救國團不能被打倒。國人應支持救國團必能一本中華文化之偉大理想及經國主任的救國精神和「一直向前走」的指示，「明道救世」，化解自己和人類的困頓，再造新時代，邁向救人救世的大同世界，還請高明指教，幸甚！

謹祝 團運昌隆！國運昌隆！

寫於民國 106 年 10 月團慶日